

以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解读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

A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Account of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Conflict

Lukas Karl Danner (丹路)
PhD Candidate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同行互评会议论文
2013 东亚安全座谈讨论会
Peer-reviewed Conference Paper
2013 East Asia Security Symposium and Conference
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eassc_publications/

Published Version February 2014

想要了解关于论文、或东亚安全座谈讨论会同行互评出版地址的信息，请联系总编辑
乔纳森·H·平

jpings@bond.edu.au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aper or the East Asia Security Centre's Peer-reviewed publishing site, please contact the Editor-in-Chief [Jonathan H. Ping](#)

以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解读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日两国近期围绕钓鱼岛/尖阁诸岛在东海发生的冲突，并利用 Barry Buzan 和 Ole Wæver 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当前的安全动态进行了评价。本文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进行了定义，并对东北亚地区次级安全复合体的类型进行了描述性的评价，之后在此框架内分析了当前的领土争端。本文还分析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有众多因素可能引起战争，但达成非暴力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最高的。在 Buzan 和 Wæver 提出理论十年之后，本文修正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该地区的分析。在亚洲地区，存在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到南亚的地区安全复合体低级结构；以及从亚洲到印度 - 太平洋超级复合体（包括美国）的高级结构，这样的结构最准确的描述了 2013 年的安全动态。

关键词：中国、哥本哈根学派、钓鱼岛、中国东海、日本、尖阁诸岛、民族主义、东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中日外交关系

A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Account of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Conflict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ecent conflict in the East China Sea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An evaluation of the security dynamics through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as developed by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is undertake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is defined, and the paper assesses the type of regional security subcomplex in Northeast Asia descriptively,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territorial dispute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potential for armed conflict is considered, and whil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could enable a war over these islands, a non-violent solution is found to be most likely. Ten years after Buzan and Wæver's assessment, this paper revises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s analysis of the region. A lower-level structure in Asia, with singular Northeast,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nd a higher-level structure, moving from an Asian to an Indo-Pacific supercomplex (that includ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st captures the security dynamics of 2013 most aptly.

Key words: China, Copenhagen School, Diaoyu Islands, East China Sea, Japan, Senkaku Islands, Nationalism,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Sino-Japanese foreign relations

以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解读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

导言*

2012年夏末，有关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位于东海，处于日本管理之下的一片群岛）紧张局势的报道，再次占据了人们的视线。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爆发任何真正的暴力冲突，但两国民众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反应却令人不安，与真实的事态也不相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民族主义反应，是因为日本政府从私人手里购买了这些大部分无人居住的岛屿。中国反对这种行为，并一再宣称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中日之间就这些岛屿的冲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已经存在，但之前两国一直设法避免了危机的出现。

目前，这一历史争端或冲突有可能演化成公开的暴力行为。本文利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来分析这一冲突。本文将在目前东北亚地区安全动态框架下审视中国和日本之间最近的冲突，并通过理论推导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框架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莱·韦佛（Ole Wæver）在1987年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RSCT）¹，解释了冷战之后世界冲突呈现地区化的趋势。两人认为，虽然冷战后安全问题“地区化的特征[将]越来越明显”²，但全球性大国始终存在的现象，可以用“渗透”³进入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概念来解释。因此，在接受地区化的时候应该以地区为核心；国内和全球性问题仍然可以在地区框架中来分析。对于RSCT来说，地区可以定义为“一组国家间存在的安全关系中独特而重要的子系统；这些国家因地理上相邻而命运相连。”⁴地区安全复合体（RSC）可以用子系统这个术语来描述；RSC中存在次级复合体，并且属于一个更高级别的安全超级复合体。

RSCT是一种混合理论⁵。它集成了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相关的元素。它属于新现实主义，因为它承认权力分配和地理因素起实质性作用。从新现实主义意义上说，它也解释了某些系统性和极性的关切，但地区级别才是最重要的。

* Earlier drafts of this paper were presented to the 10th Annual East Asia Security Symposium and Conference, June 29, 2013, in Beijing, and to the 6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York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ril 20, 2013, in Syracuse. Presenting this paper was made possible with the generous support of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he Charles Wei-Hsun Fu Foundation, and the F.I.U. Asian Studies Program.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Kyeonghi Baek, Thomas A. Breslin, Bibek Chand, Yuanyuan Fang, Félix E. Martín, Mohiaddin Mesbahi, Jonathan H. Ping, Maria E. Pizarro, Nicol E. Spann, Nicolás Terradas, Thomas Wilkins, Jin Zeng, and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

¹ See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²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8), 9.

³ See Buzan and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46-47.

⁴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Brighton, UK: The Harvester Press, 1991 [1983]), 186.

⁵ Obviously, neo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cannot be reduced to merely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patterns of amity and enmity, respectively, but are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at. For a good account of competing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ee, for example, Buzan and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6-14. For a better definition of neorealism, see, for example,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979); for a better defini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relation to security, see, for example, Peter

地区级别重要性最高，是因为RSCT认为，不安全是由临近的威胁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发生在周边地区，而不是距离遥远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世界是由数个RSC构成的一例如，亚洲包括一个南亚RSC或东亚RSC。东亚RSC又可以分为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子复合体。本文将重点讨论东北亚地区安全子复合体。

建构主义理论组成了RSCT的另一部分。这一部分指出了在分析RSC时，应关注友好和敌对格局。另外，考虑到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安全问题不应该单独分析⁶。因此，除了军事能力或权力平衡，RSCT来自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混合的事实，意味着我们需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尤其是与地区相关的问题。

因此，RSCT在重点关注地区问题时还要考虑以下变量：社会建构以及友好和敌对格局、RSC的界限、体系的无政府结构的、以及RSC中国家间权力分配的极性⁷。最后，在研究具体的RSC时，RSC理论研究和RSCT可以用一系列术语来描述，如从冲突形成安全社区等⁸。

在对RSCT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还要明确三个关键的原因，正是这些原因使该理论尤为适用于分析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首先，该冲突具有地区性，但美国的作用，尤其是美国通过与日本结盟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子复合体（NARSSC）的渗透，可以利用RSCT来解释。其次，RSCT所强调的友好和敌对格局，对研究中日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两国关系与历史和经济高度相关。RSCT可以考虑并分析东亚关系的历史。最后，RSCT的新现实主义因素，把非传统的社会关切与权力现实（如核武器）联系起来，使RSCT具有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预测的能力。

定义东北亚地区安全子复合体

那么，在RSCT视角下，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展现除了什么样的区域动态？在NARSSC中，将其视为实际上的RSC，有什么意义？这个RSC中的国家（地区）——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和能力——可以将其明确定义为一个大国竞争RSC。其中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决定了NARSSC，这正好与RSC相对，因为后者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如欧洲的欧盟或北美的美国。此外，这种竞争具有孤立性，因为地区邻国蒙古、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覆盖的庞大地理面积和地理重要性以及逆向力量，起到了大国之间的缓冲作用。而最近安全关系逐渐从安全制度转向冲突形成发展，且与安全社区相距甚远。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地区就基本未出现暴力冲突，但目前的情况的确不乐观；该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安全机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最近发生的事件又使RSC开始向冲突形成靠拢⁹。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⁶ See Ole Wæver, "Aberystwyth, Paris, Copenhagen: The Europeaness of new 'schools' of security theory in an American field." In Arlene B. Tickner, and David L. Blaney, eds., *Thinking international differentl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2).

⁷ See Buzan and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53.

⁸ See *ibidem*, 53, or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186-229.

⁹ E.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ambitions, its new leadership, and the present conflict.

审视东北亚地区安全相关问题的不同部分的动态，可以对RSC（缺乏）一体化的更完整的情况进行评估¹⁰。在经济上，韩国、中国和日本之间自2009年以来的三边自由贸易区（FTA）一直在谈判过程中，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实质进展¹¹。但在这个经济层面上，一体化更多是在东亚RSC中进行的（即与东南亚国家一起，在东盟、东盟地区论坛、或亚经合论坛等机构中）。

从社会层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之前和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了宿怨的严重后果，对地区安全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即该地区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访问靖国神社的社会反应，就是典型的怨恨和影响）。这涉及到日本占领中国期间所犯的战争罪行、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也与曾经强大的中国与目前（再次）崛起有关。民族主义很容易危及RSC内部的关系。

但是，反过来说，NARSSC各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和其他相似之处，比如信仰（例如儒教、佛教）或语言起源，地区环境安全和自然灾害是各国所面临的更迫切的共同威胁（如地震或海啸）¹²。在环境安全合作一体化层面，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倡议，如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或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规划¹³。

然而，政治一体化的缺失却削弱了共同的地区利益；地区利益在提升地区政治安全问题管理中起重要作用；政治一体化会受到社会不安全因素及其产生的敌对格局的不利影响。目前，向NARSSC中渗透保证了地区稳定。美国通过新现实主义推崇的导弹等超级大国措施，向该地区投射力量进行渗透，为韩国、日本以及（事实上的）台湾提供安全保证。

从军事上看，在区域一级，朗特内（Lanteigne）的研究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已经表现出“对后冷战时期结盟的强烈反感”¹⁴，反对在NARSSC中形成安全机制。中国研制出了核武器作为终极防御，虽然日本没有，但只要日本认为有必要应对来自朝鲜或中国的威胁，它就有能力将已经掌握的核技术在数月之内转化成核武器。目前，日本仍然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

在NARSSC背景中看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

可以说，由于内部各单位缺乏支持稳定和相互依赖的机制，NARSSC正在逐步滑向冲突形成的RSC。机制缺乏背后的主要问题，是相关国家人民的集体记忆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安全关切。这就造成了一个大国区域竞争的恶性循环：出于对强大中国崛起的恐惧，日本不得不更深的牵涉其中；王（Ong）认为，对中国的恐惧“[帮助]削弱了日本的孤立主义，促使东京更多地参与多边安全决策，从而增加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

¹⁰ See Buzan, Wæver, and de Wilde, *Security*.

¹¹ This is even though Japan and China are each other's number one trade partner, when looking at single countries.

¹² China has largely neglecte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past and rather seems to react to the past maladministration of its resources. Regionally seen, however, by the relocation of factories of Korean and Japanese businesses into the Chinese mainland, or their investment into factories there, Japan and Korea must be said to bear part of the blame that Chine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ibutes to global warming.

¹³ See Lee Tai Hw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n Yunling Zhang, ed.,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rend and response = Dong ya qiu yu zhu yi: qiu shi yu hui ying*,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5).

¹⁴ Marc Lanteign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66.

响力。”¹⁵日本越来越积极的参与又引起了中国的不安，这样循环往复，导致日本在大国的地区竞争中越陷越深。因此，玉木（Tamaki）认为，日本可能寻求“增强[其]国际地位，同时保持其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地位。”¹⁶因此，两国应该积极的看待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即通过联盟提供稳定性。最近，美国也在影响日本与邻国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¹⁷。可以将宣布三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提升信心的第一步。不过，日本可能并不情愿加入邻国的自由贸易区，因为在安全方面，日本因为自己的“综合性安全”防御政策，与邻国相比自己在军事上的余地更少¹⁸。

从历史角度看，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组成钓鱼岛/尖阁诸岛的八个岛屿并不是由中国管理，而是在日本监控下由台湾管理¹⁹。在NARSSC中，二战以日本战败而告终，作为获胜方的美国决定将这些岛屿归还给中国；但由于冷战的政治环境，鉴于中国共产党获胜夺取大陆并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并没有言出必行。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无人居住的钓鱼岛/尖阁诸岛和附近的冲绳，仍然由美国管理。之后，美国把管理权移交给日本，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天²⁰。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正常化。因为两国对这些岛屿的归属有异议，所以同意把问题搁置起来待到以后处理，先集中力量改善双边关系。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中期，钓鱼岛争端再次发酵²¹。此前这些岛屿一直由私人持有，直到最近日本政府正式收归国有。这反过来又在两国民众中引起了民族主义反应，两国开始派遣船只到钓鱼岛周围水域，以非暴力的方式表明各自的立场。

不过，只考虑军事行动的话，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并没有升级；两国对过去数十年里的意见冲突一直只是语言上的形式。虽然中国试图和平崛起，在军力上集中提高非对称能力（如网络战）直到解放军有能力与美国抗衡，但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领土争端，表明中国对现状非常不满意。中国正在努力摆脱改变世界规则大国的形象，并努力接受现状——中国的确是新俾斯麦式的巨人，但并不想把别人都吓走。

对于这一冲突而言，社会安全关切的重要性体现在不同的级别上。如果中国因为和解而失去钓鱼岛，可能会影响其对于中国大陆多个法律上自治地域的控制权，并可能引发西藏和新疆新一轮的示威浪潮。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蠢蠢欲动，中国民众对于过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倍感自豪。日本被愈发频繁的用来界定中国的身份以及相对的“其他人”，也就是日本。社会安全关切的这个部分更为迫切，更值得我们警惕，可能导致冲突的升级。

¹⁵ Russell Ong, *China's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Richmond, VA: Curzon, 2002), 82.

¹⁶ Taku Tamaki,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e Recalibration of Japan's Threat Perception," *East Asia*, 29 (2) (2012): 187-213, 187.

¹⁷ Takashi Terada, "Northeast Asia's eternal triangle is really an American affair of sorts," (July 18, 2012); retrieved 10-15-2012, fro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7/18/northeast-asia-s-eternal-triangle-is-really-an-american-affair-of-sorts/>.

¹⁸ Glenn D. Hook, Julie Gilson, Christopher W. Hughes, and Hugo Dobson,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1).

¹⁹ See, for example, S.C.M. Pain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²⁰ See Paul J. Smith,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 Controversy: a crisis postponed,"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6 (2).

²¹ For a fuller historical account, see *ibidem*.

重要的是，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在经济安全领域引发了三重关切：首先，该群岛及其周边水域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备，对于这两个能源饥渴的国家来说吸引力巨大。其次，这个冲突可能会对三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初始阶段造成切实的损害²²。第三，在钓鱼岛冲突升级后爆发的民族主义示威中，据报道在中国出现了公开的反日行为，包括抢夺日本电器商店、纵火烧毁日本汽车、甚至伤害在中国居住的无辜的日本公民、以及呼吁抵制日本的要求。过去几年一直存在爆发这类示威活动的可能性，但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他们演变成任何对NARSSC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RSCT 对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的预测

在预测岛屿争端会不会引发武装冲突时，有一些因素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忧虑。在国内层面，两国民族主义都在兴起。此外，不论是 NARSSC 还是东亚 RSC 中，都没有可供讨论和解决冲突的多边安全机构机制。在涉及这个争端时，东北亚一体化的缺失显然是危险的。两国之间存在敌意的总体格局也增加了误解的可能性，情感和荣誉因素也在冲突形成中起一定作用。

不过也有许多因素起到积极的制约作用，防止双方的行动导致暴力冲突。在国内层面，注重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将限制两国出现过度的攻击行为。通过创建东北亚自贸区进一步一体化、或通过创造东盟与东北亚国家自贸区进行一体化，也可以避免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爆发暴力冲突。重要的是，按照 RSCT 新现实主义理论部分的逻辑，中国拥有核武器且日本受美国核保护伞保护的事实，应该缓和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因此，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渗透作用，通过与日本联盟保证了地区稳定，并通过推动盟友与中国、韩国建立自贸区而起到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在在钓鱼岛冲突中，RSCT 并没有明确的预测能力。初步预测是，两国都不会故意挑起钓鱼岛/尖阁诸岛的直接冲突。不过并不能完全排除因为误解或偶然事件导致冲突的可能性，这也是东北亚这样的子复合体的本质，即内部有冲突形成，是由两个有深刻历史渊源的大国之间的竞争决定的。

结语

目前对东海岛屿冲突给出更广泛的结论是存在疑问的，我们应该把美国的作用考虑在内。要成功的预防因为这些岛屿产生冲突，美国需要积极地管理东北亚安全关系——主要是发挥平衡的作用。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以及和日本的联盟保证了地区稳定，并对中国和朝鲜起到了威慑作用。美国可以借鉴从拿破仑战争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²³。如果这种通过渗透到NARSSC进行的管理能够成功，也许可以防止因为中日地区竞争中因为岛屿争端而导致的暴力行为。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崛起已经使高级别的亚洲超级复合体，比低级别的 RSC（即南亚和东亚 RSC 或区域安全子复合体，如 SARSS 和 NARSS）更加重要。布赞和韦佛对东亚地区安全动态（即 1990 年之前单独存在的后两者合并成一个东亚 RSC）的分析，

²² Yonhap News Agency, "Territorial Dispute May Affect Launch of Northeast Asia FTA Talks: official," (September 26, 2012); retrieved 10-28-2012, from <http://english.yonhapnews.co.kr/business/2012/09/26/5/0502000000AEN20120926008500320F.HTML>.

²³ See, e.g.,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在 2003 年的时候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正处于高点。然而，从那时起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断恶化，现在正处于低点。南海冲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东海冲突（中国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分别各自存在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另一方面，美国已经宣布、并开始重返亚洲，将外交政策从中东向亚洲转向，努力打造一个跨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协定—誓言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此外，中国的崛起使高级别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即布赞和韦佛所称的亚洲超级复合体）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四方面的动态，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布赞和韦佛在 2003 年所做的评估。一方面，本文的分析表明，亚洲单一 RSC 的重要性在上升（即把亚洲认为是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 RSC）。另一方面，其他动态—在美国更深入的介入亚太地区、打造跨太平洋国家自贸区的计划、（涉及整个亚洲的）中国崛起—使我们有必要把布赞和韦佛提出的亚洲超级复合体替换成印度洋—太平洋超级复合体，在后者中美国是一个完全行为体。